

鹿
裘
石
室
集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

與 卹史

讀大疏以爲士氣之當振也固爽然自失而覽
于近事頗類言孫之時又髮上指終夜繼之涕
泣矣夫古今士其進積薪其退隊淵大都以負
氣故千載而下抵掌劇譚取彼與此當有定論

顧國家之謂何後世老儒以東漢諸賢獨持風節一擊而燬錮成再而炎精不熾以傳罪于顧厨俊及之流孤不知安漢公易劉氏臘而彼上書爲羣筴詘者至四十八萬餘何人耶嗟夫陳公殆難言矣陳公操振氣之權而負下士之節孤敢以士進涇先生王九江者公所習也叔子燿鄉校有聲旣除而來游太學戒且詣公其人于他書多所漁獵著有論公胠篋成覽其人可知屬孤紹介于左右非妄希冀欲公知其人一

振其氣而已

答上虞葛仲韜

春中得足下都門書並詩羊曇致西州之感宋
玉託九辨之悲則涕洟瀾下隨潮東注一灑稽
山之陰也死者有知庶幾生者無媿是謂足下
孤卽不肖以足下之靈猶能鄉意斯道提纂微
言錢塘一衣帶水何能投鞭與足下信宿乎勉
學力行示我周行敢不澡砥以承大君子之休

命

答邵長孺

別足下五日而公臨行公臨行又三日而孤舉
淡悶偃伏山中姑孰之役久不省作何狀披展
芳訊迺已平從者于津吏行路之難自昔歎之
不圖足下親遘爾足下文譽昭朗履蹈肥素此
輩細醜政須天眼尊者一破大小之觀也

報徐選君

孤亾狀七尺不足以傳罪遘此鞠閔明公俯存
世誼曲宥凶人敬發華槭奉將嘉誅重之賻命

沐櫛有資則長者之德哉先太中承起廢之詔
一紀于茲明公秉銓持平單心推挽登山公之
啓事忝康伯之芳隣而椎魯如孤公故嘗從稠
人中目屬之卽先太中不偕末世終賁丘園孤
不佞淪落不偶蓋亾可稱報矣死者有知生者
未死其于高雅寧忘銜戢惟明公牖其顛蒙輔
其蹶躄使偏長或有所効孤生必植于成敢不
拜大君子之賜

與歐楨伯

從陳直指得歐先生尺一書及寄我一章南北
三草故恍若揖讓其前躑躅其後奉岱嵩兩記
又儼若登日觀驚扶桑之耀游二室拍洪厓之
肩冷然御風良非虛語已從君典得所爲歐先
生者鴻器雅流心無近事依約玩世吏隱一羶
嗟夫我輩亦湖海人耳奚居乎坐自徼纏當吾
之生而失歐先生哉

與姜戶部

明公蒞于茲土則不佞在博士籍中病廢多疎

節明公接引如不及承藉光寵有非常之遇則
非直世俗之眎不佞者矣已明公入爲內臣不
佞治祖河上驪駒甫歌其意蓋鬱然不自任何
者知已固重感恩也是時家大夫業已負疾不
可勤于遠而明公所爲家大夫者意甚周至家
大夫不作矣不佞儼然在衰服之中姓名不祥
不敢輒以尺一通又有四方之交日進而先人
所稱門生故吏及不佞與有傾蓋之識者束帛
而臨之門無虛軌及文字之役者月無虛日不

佞惘然無以應也明公故舊不遺繼于前好數
假借不佞而不佞若遠若近旅進旅退大者既
不能自舉其身以顯義明公次之不能源源而
來用修德于左右繇頂至踵無非過者然士維
良不必據位報維稱不必具文明公不以世俗
眎不佞而不佞何可以世俗之報報明公誠不
自茹以明公之靈尚能罔羅舊聞考見行事庶
幾以紹明當世然是物也人讎之而不得奪之
父愛之而不得予之取諸造化之餘鐘鼎之外

以不朽申明公之百一報而已明公清閒之燕
珍重德音念明公長者要非愛而不竟膚好而
中窳苦者也蓋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則明公
之眎不佞其不以世俗者始終之矣

答楊司理

越郡故天下文明之域也先太中以單符從事
其間譽髦多士駸駸日興何敢侈甘棠之頌聊
以應竹箭之共而已不佞其時尚在襁負稍長
獲侍于諸君子論世道故則稽山之陰鑑湖之

濱若已再游者也門下儼然執憲大府爰書亾
枉肺石爲虛而用其餘力手兩邑之篆而提衡
之嚴巡徼則鷓冠告遁備賑貸則碎骨更生故
知兼器通材左右宜有矣家大人倏先見背不
及致莞爾之戲而申不寐之喜益有概于中耳
門下故誼不遺瑤翰遠頒珍儀下錫念聞笛于
山陽循挂劔于壟樹發函登几感哉彌深短言
一章申其約結仰訓高雅以附于懷舊之賦云

與未箕

不佞孤而往迺益知季豹矣季豹知孤則在孤
知之前孤非人哉造物無心何德何怨吾之于
人誰譽誰毀自燥髮時輒窺其理今復作此伎
倆邪第以季豹坐不佞故開隙于所親則孤所
爲過爾藉令孤能策高足早據要津斯季豹從
孤游便可調適衆口豈宜有此顧千秋之于一
時衆人之于達者在季豹譽之風雨淒然木葉
盡脫仰天搔首轉令人憶季豹也

又

歸亦坐過日子然且少清耳目入城又當爲牛
馬走季豹得暘其神息其景眎我豈啻一蜉蝣
泥淖中也晚來宿此中直閉門無一人往來耳

又

應酬文亦不必工但令知出吾輩終不可作惡
語也從天逸閣望故園諸峰鬱鬱紫氣令人心
折近欲病誦季豹詩灑然矣

報周國雍司封

奉八月初五日書始知左右嘗薦僕于學使者

事雖不行意獨良至故敢櫟其梗概于左右僕
年舞象隸名博士甫冠而廩縣官世人耳目易
欺俳偶之文動激激賞其時僕陋中壯性血脉
僨張將乘宗慤之長風挹賈生之太息兩手捧
土孟津可塞精衛銜木溟渤可填而大繆不然
一搏不中已負雋鶻之耻來者難追深冒衰鳳
之譏廼信尼父擴廢興之指蕭遠著運命之論
躬自有之寔非誣我又少旁通金箱玉笈之言
聞三神山在大海中輒思褰裳濡足涉世漸久

益厭人間不幸門單二兄短折家大夫督之以
儒檢授之以後房閒麗備前居常不內陳書充
几目不相訓先世藏古遺文頗富私以隙駒之
間漁獵其中平生簡悅不覆回環有所術造知
才遠謝作者隨加火攻其存諸煨燼之餘董二
十餘卷自悅而已既而數踰三獻終不賜剖于
金市駿枯骨何靈其大不能運籌借箸勒名于
景鐘其次不能埋照發光忘饑于泌水至于垂
空文以自見托名山而不可朽殆亦經國之大業

而通人之遠猶也內滋慙矣由茲以譚若僕者
身無屈宋之遇而稟其悲識無嵇阮之曙而蹈
其敖門無好事之來而冠帶相索鑿坏引去家
無取酒之貲而坐客恒滿窮交務分府寺無布
武之跡而巖棲川觀彌月不反錢刀無握算之
智而樹蕙藝蘭胸殊了了凡此皆爲流俗所經
怪牛逆羊順木直金革各從其質爾僕亦安能
詭固不情俯同羣議哉然僕身經大小三十餘
戰未嘗敗衄而高密威損于關西少卿聲墮于

漢北使者臨發之日號之名士責其後圖意如
孟明之使過庶幾曹沫之効功甚盛心也嗟乎
周君僕不能矣髮日長矣骨節疎矣子欲養而
親不逮矣棄核不可登于俎死灰不可以覆然
名固不可再辱矣比來太夫人時時醫手妻孥
遞病生一女不數朝而夭斂之歲婁告侵見無
半菽黑貂久禿青蚨寡恩枯桑號風雨雪塗戶
僕出則較數米鹽入則部署湯藥中外合攻俯
仰被累神情越次鬱悒誰語嗟乎周君憂能傷

人自非金石而能久長乎且僕與周君趨舍異
趣星域殊方素非有接塵之遊齊年之分也往
顧僕于逆旅桑陰未移肝膽盡瀝蘭尊繼好膠
漆匪堅茲者之役不惜齒牙升僕于君子之林
冀僕以國士之遇而僕材行朽穢履賤處卑竟
違清舉遂令聽者失鍾子之聰覽者蒙周客之
笑已何足責正用媿人周君周君假令僕當時
曾走一介削一牘以仰干下執事是君卒爲僕
居間之客而僕爲君私人矣豈不成兩負哉僕

宿有言上循薦士之公而能使士不求薦士絕
援上之覲而能使上之薦不忍先聞道交修矣
嗟乎周君僕今撫壯亾問吾舌舐吾寸心尚存
否懺悔夙誓神明無惡私其緒論勒成一家儻
他日有甘鮑魚之腥而偏屈芟之嗜者略知有
爲周君所題目如僕必不與草木並腐電泡等
滅無言不酬無惠不報僕之志願其在斯爾他
不能矣

答陳傅士

卽寧國爲少隸在圻南蓋且支輔也其人有樸
茂之風然亦質勝而野爾不佞妄意斯道郁郁
從周以不辱敬亭山水之靈頗歷年載尠所和
音鄙心私寔恠之尺一南鄉大自斐然非循鉛
槧之業寧覆得此奉以回環驩賞無量其謂天
上故人惠存淪落是公夙昔雅度忱竊銜戢焉
固不足概其平生也令問麻嘉行矣上逮以公
其才何患遇合所稱不朽者愿益圖之兼程而
趨登于彼岸不佞當執簡効役矣

報龍使君

不佞比游黃白蓋僂僂乎亦大奇云煙霞之色
尚盈眉宇第恨亡繇借使君儻使君把讀游紀
知覆恨恨矣吾土距湖陰一衣帶水投鞭可斷
鰲磯之上侈譚孫吳醜酒中流酌青蓮狂魄于
牛渚蛾眉間然犀而照江鬼不益亦大愉快乎
蓐收當令商焱襲人當與使君十日豪飲爾華
槭珍貺儼然並臨回環今昔何任遡詹惟是沈
淪草莽不敢以姓名煩勞典謁則疎節太甚不

自省其不可也不佞暑病侵尋鄉日酒人都已
散盡眼前齷齪未堪寤語故有食醇醪及高卧
而已使君守在繩墨迺能調郢雪而鼓蘭風可
不謂天殖通材身兼數器者哉昔賢以遠典劇
郡胸臆亡奇其於使君良不足謝平陽公千里
寓書詞指温篤傾心門下莫肯雁行吏隱亭草
鼎祚請事嘉命屬副墨之子

奉陳德基明府

當世若德基君卿固先達士之翩翩者也不佞

亡所介紹一旦縮數千里之地獲周還乎馬箠
則退竊沾沾喜稱生平盛幸矣放艇廻溪捫參
斷石白雲行酒飛瀑濺人斯其游蓋且炯然心
目也瑤華貽貺金石並垂時覆惡緒紛如胠篋
披諷猶之張樂洞庭棲直廣莫一塵不掛萬籟
皆鳴止瘡瘳風何足云喻維日絃化久徵 綸
召伊邇卽海岳之盟亡恙而鴻泥之跡漸疎前
此嘉晤忱千載一時爾城東執別黯焉內銷幾
欲霑袂此又豈見女子徒事媚人悠悠我中在

德基知厯懷不寘矣俚語五十首詞旨無當哉
及梨棗尚蘄有以申勅之不佞輒蒲伏以竢命

與吳比部

敝邑固在明公宇下已卯之役臨之堊室之中
傾示肺肝若已再遇草莽狂戇之夫無所德于
世而公儼然數存之無何則公有西署之擢業
屬爲詩內諸行李而私念姓名不祥不可以先
御者于是而今闕如也 天子在宥天下海內
宴閒公等爰書優暇卽衡石無足勞公二三大

夫講業而起不朽之筭矣西署在昔頗稱多才
風流未謝言緒可尋惟公等其寔圖之

奉汪司馬

鼎祚自得通典謁敢始稱人矣掃門之役寧忘
于左右不佞鼎九牛一毛益亡足比數而長者
殷殷盼睠授之餐又有以重贖而車騎兩臨之
門下名世應期笑顰自愛豈故好其似者虜而
用此挹損爲也皇仄皇仄從者病懼且叵測遂
速戒還軫倏然而往倏然而來其于沒身夫子

之道者良多恨色矣白雲在念環召少延鼓篋
東行庶幾終釋吾媿爾俚言何敢以恩記室所
竊佩服于門下者聊一志之惟門下矜其矇瞽
不辭引手焉臨發曷任詹遡

奉前郡守陳公

疆圉之秋奉倌人執別江上其時先大夫已負
疾不可勤于遠不數月而大難且作餘息董延
越在草土者三年矣春中手明公大計之報皇
惑駭眎氣塞髮上指當食而歎撫牀咨咨竟日

彌月不釋于懷夫以明公寬平廉靖政通人和
維茲境內莫不益麥甘棠之詠祝畏壘之尸而
雷霆不測玉石俱焚百犬吠聲三言成虎故投
杼見疑于慈母撥塵不答于聖師是役也則明
公寔有之昔三老扣闕而訟王章孔璋削牘以
抹北海何嘗有杯酒之接劍履之驩此其人以
愚章智顯義亡窮鼎祚亦男子耳明公鄉所爲
翦紱而寵靈之者卽明公不言鼎祚心知之矣
下之不能引刀以自明上之不能何校而同罪

首鼠兩端羝羊羸角其爲慙憤如何可言比者蒞于姑孰神魂奮飛會學使者行部敝邑不敢離去敬專一力先上起居摠衣有期臨楮切怛

荅沈徵甫銓部

比奉尺牘抑何其整麗周篤也以門下之于斯道若取券于負爾而謙讓未皇此其意蓋不欲以偏長見乎庭實之惠幾于盈百自公處在厚境而不佞之薄益張稽首銜戟所爲母夫人之役業已承命惟愧不終廼門下以辱副墨是爲

門下世累也稍有載瀆具史使君使君儼然
內名固是 廟堂公舉亡論不佞卽門下而喜
可知矣計使君醉天官署中時不佞把酒南鄉
而呼者三千時且夏風多南幸兩公屬耳焉一
燦

荅方山人

于魯過宛上時不佞值鵠原之急拮据朝夕爲
裏可知往從諸君子後輒已鄉往于魯而當儼
然臨之也百事坐闕人亦有言遙聞聲而馳思

日進前而不御豈僕謂邪入冬侍家大人還里
居頃者始來城邸遂不能托鱗羽左右尺一下
頰寔次于面嘉篇並自斐疊讀之益令人有伐
木之感焉會郡司理應 召文事倥偬略申報
語盖亡論瓊瑤矣惟于魯一笑寘之

與潘桐源

鼎舞勺之年獲從先大人挹芝宇而飫霏譚盖
十祀于茲髮且總總在古人已當棄襦矣淪落
于時狂斐自命未敢望知希之貴或庶爲有托

之悲而執事者貶錫瑤函詞旨溫篤感覆深媿
爾伯昭詩雄麗並臻允稱獨步而丈人秀爽可
餐政足相輝桐川奇寶詎止崑壑間耳耶輒忘
揆量用謝蕪語尚不鄙曲施郢削焉

與陳定菴

夏首敬披手勅兼拜諸篇粲粲乎泠泠乎若聞
天籟而聽廣樂也吳風清嘉亦頗浮競明公身
度所臨宣以金石將令一變矣不佞一介仰塵
記憶置在品題有頌穆如奉之出入新都謝少

廉東邁寄跡宣城會不佞有弟之喪方亟匍匐
率布起居謝兄博雅束脩敝社之選其來無他
以汪司馬期王長公于黃白之間秉茅定鼎二
三兄弟亦在壇坫所恨不獲侍公執牛耳尸雞
壇良闕事耳簿書豐暇以一詩祖長公以一詩
寓司馬卽可以封泥函谷挂旆天山而况黃白
靈區又有公飛鳧之遺跡乎翹跂翹跂

與友人

君揚業罷官迺復有用舊事跡之者此其事大

較本在上而不在下其意以抹君典而不能併
全吳生里中人士不惟其顛未獨歸罪焉今得
兩重矣然因以齟僕謂僕以義故黨君揚若僕
中固欲爲君揚解分亦爲君典地下代報耳口
語籍籍可畏奈何

與史職方

公行方夏閏耳八月望矣始得奉兩書左右伏
惟尊候萬福僕太夫人勸勤遂以家督兄命薄
田半入聊足衆口生愚不能致泉刀又不能作

守虜取酒徵歌旦夕有費今秋園菊不甚着花
卽詩不數首復不工飲三五觥輒至醉其邁往
不羈之氣較公在郡時頗索莫矣公同舍人有
和音否無論和音有知騎款段行西山爽氣中
放腸大醕不作官人樣子否公近讀何書新篇
多少並乞裁示慰此遙想

與田子藝

歸來山中烟霞之色尚在眉宇寤寐子菟且朝
而夕也山川修阻把臂未期多岐亡羊願益自

信不佞少雖淪落負此狂心子莛淵淳鴻朗雄
眎一世迺亦傾心不佞乎而不佞所欲周還子
莛者當非皮相矣子莛其益有以惠不佞一暢
其交成之誼否嗟乎子莛何日忘之

與潘理官子會

不肖負罪天地疆顏稱人在公憐而惠存之而
竟無可自理也方餐釋箸臨卧撫牀居起睽乖
形神銷沮念惟先大夫卽不爲天亦不得稱上
壽不肖亡論處賤不得稱典謁能通此其媿恨

日集于中聊一向公陳之爾天命不常良辰易
失達者豈須示怖一日兩日秉燭而游差以快
意當年而已名園花竹平安不敢致問農事及
矣惟公多種秫田醉領春色是願

與徐蘄州

自明公去郡凡茲臣庶莫不愛憇棠之遺圖庶
桑之祝至若鼎祚穆以清風惠以甘雨其爲瞻
邈猶倍等倫蘄陽固吳楚之交也芳芬所及眷
言承之敝邑不弔瀰漫千里流離載道并州故

鄉想亦明公所軫念矣從父守默方判崇慶其
家屬行有部傳望爲畱盼使前途通涉彼此均
感

答姚國瑞先生

恒山有靈得明使君填撫之廉白之聲豈弟之
頌相與爭隆自三公而下五岳四瀆各有所象
老師今領其一矣鼎祚駑劣記稱博士弟子時
則從游之歲甫卅耳不二紀于斯乎大者不能
乘時奮力以佐公家章明大教又不能編蒲緝

柳提纂微言以俟來者比秋之役如魚騰雁臣
序及則進不必垂天沃雲搏扶搖直上也老師
乃重尉藉而厚貺之臨風登拜且感且慙兩京
遺編敬虔東壁晴窓檢點卽承明訓矣凡老師
所爲牖蒙繆愛有加無已者類如此

與馮方伯

越昔辛巳一奉台祉凡三改曆矣疆域阻修末
繇繼覲承風引領惟日爲勞庭訓精白裒然高
舉其時鼎祚方持先恭人之喪疽發于背展轉

數旬遂不及從公子游至辱在世講而喜可知也明公出入三朝寔稱鼎呂卽如我六郡治兵十年生養戶牡虛設枹鼓不鳴此其惠今何能食焉世號清夷之際廼違材于衆口棄功于一鼯非草莽之臣所敢與論然天以代報于公子矣鼎祚母氏捐養在辛之冬明年冬而失一女又明年秋而愛弟竟殤先大夫遺體以見屬者也今夏覆亾一姬兒女俱穉繞膝而啼它如內外之親紀綱之僕淪歿無餘腐心幾盡所董

存者皮骨耳門下鴻朗闊達脫屣浮名履順而
行觀化自適何宜以此仰溷高裏用厯遐眷亦
所謂人有疾痛必呼父兄而已

與朱比部

秋不佞鼎在京邸也何從御者之懃眷不寘乎
致士自賸始已亾論纖璫不足承大君子寵靈
卽其人賢有才令周旋門下覆奚所埤益邪又
不肖見擯有司仰孤造小子之盛心無德不報
奉以徊環感之媿之莫愁湖雅會其日走驅車

而東也已沈生歸則朗頌雄製淪淪焉蓋不直
湖浚而深盧家頰挾此可驕蘇小西陵也走極
恨不獲與末席譚次兩掖下習習風生爾

答管彥懷

不佞舞象之歲蓋投分足下不淺也我先太中
手足下文輒咨咨稱後來之雋已迺羽儀各乖
音塵不接則不佞疏節自廢爾足下召對公車
矣不佞辱在奧渫足下一旦而揖襟帶之交循
笑言之緒比者至於大故足下又儼然臨之卽

其時不佞且迷罔亦愿破涕爲驩因顛出否而
足下內難作矣聞之心悸念足下不宜有此未
幾不佞舉淡悶展轉醫手不得爲報於足下足
下所榮施者何以任焉境外從游輒多寄文於
其口以足下命當輟而効役足下正如積薪後
來者居上也

報蹇督學

是夏也敬附一札四詩史使君比過濟上則明
公車馬在臨邛爾時當溷記室矣中秋之月良

書下頌若從雲隊循誼道故回翔不舍益之篚
瑱非分所堪而又手勒數行粲然指掌逾于承
面鼎小子何繇得此長者哉計明公業已傳檄
七十餘城夫是七十餘城也奠以秦岱帶以滄
海其人無不絃歌執禮器俎豆之事肩摩轂擊
猶之榘楠杞梓繩其曲削其腐可以爲明堂之
材明公言發爲經身依于律其所謂使大匠琢
之者與巧師造木人尚能以步中軌歌舞應節
而穆天子比諸造化况以齊魯之士焉卽明公

虛懷不自聖固胡血指憂乎不佞小子不能深
自託于櫟社以終其天年方將批其臃腫詰屈
而冀匠石之一顧是時正有操斧者臨之矣頭
顱如此爲懷可知河南公謫判黃州視蘇家端
明故事亦可謔浪千古史使君入拜司馬海內
宴閒讀書飲酒故足郎潛此中間訊旦夕不絕
知明公所欲聞也天氣僚栗北地早寒惟明公
爲三千羣弟子珍攝

與寧國令公

久不參承擘鏡自照便覺面貌可憎不獨鄙吝
復萌也日來旣墮文魔更苦窮鬼送之不可避
之不能聊與優游而已長卿廣桑子多在左右
臨岐再四屬爲我訂幸卽見示且知公必有定
品并以教我

荅屠長卿

得大序從枕上躍起頌之正如上清仙史携烏
龍女子唱朝元引雖極纖豔翠翠泠泠自當知
爲釣天樂部也鼎祚腥膻之口旣作饞劇塵土

之耳頓聞妙音亦是遇真緣合爾良幸良幸

與湯義仍

足下名標琬琰德潤珪璋矯翼抗鱗千載一覲
甚休甚休今天下大勢類多毛舉苛細而綱紀
不張塵飯塗羹而本實不著廟堂舉厝非藿食
所圖卽僕私概于郡邑少見一二良吏矣足下
侍中則備顧問勞外則寄牧養一命之施義無
自擇往謝友可與僕書謂僕之志不稱其才斯
言可見至目足下之才不稱其志良未敢然僕

周還足下嘗以足下豈流連觴詠而已僕小時
固有微志意丈夫當經綸雷雨參成天地家人
產不足問也洗洋自恣若癡若醒長而于世齟
齬難從隙駟何常親不待矣迺稍稍循行晦首
檢桺奴客位置天下諒猶理家旣且旤難相仍
怫逆橫集自非達觀齊致孰能不滯形有垂壯
之年容髮頓殊嘯歌俱廢始焉維谷終成已而
北來者傳足下賁然存我眎疚在躬舉若不勝
抑已三讓此足下厚本自天愛不加察輪椎分

定何克云酬今所就者詩賦凡二十卷文數卷
未就摭拾緒言無益前美不宜貽姍同好縣書
國門顧惟事賤牛毛味涉雞肋藏而不固祇自
點耳頃日霖霞韜晦溽暑時行沖明載襟善自
消息臨風軫結想宜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黃侍御

明公蹈和飲醇依仁輔義光馮日月會屬 泰
交峩瀟冠之惠文立清仗于玄武所謂入叅諷
議出振風猷者也竊瞻表儀餘暉自耀顧盼成
飾咳唾爲恩跡邁未遐若彌年載私惟生不諧

世識與穉謀鴻羽莫攀馬足未數今茲之月寔
始服吉方敢以賤姓名上通典謁若以天之靈
徼福敝邑建繡斧于東方鳴軺車于左輔則豈
惟不佞走黎民社稷寔嘉賴之夫春陽麗而百
卉承權輿滄溟運而波臣沃升斗詩曰將恐將
懼寘予于懷願在下風不勝望幸敝草本不足
存往辱明公被玄黃于溝斷飭薌澤于無鹽仰
借鴻名冀稱蠅附儻俯垂相瞽之誼猶塵引手
之仁其有以終教之

與郭池州

門下鼓吹曲蓋作牧上游爰書蝟與王租繼屬
使者四出輪蹄從橫迺猶脩命境外俯存久要
束生芻于宿草哭亾簪于少原夫錄善刀始發
遊亦有餘族會俱宜繼介必達靈澤周流英聲
茂著期月而可千里如歸池陽竹馬將與君家
細侯后先相望圖牒所稱九華齊山頗多幽異
往以馮使君請爲地主負彼成言卽不佞尚在
世法未能棲息其間然願得御風而遊焉經夏

以來家夫人時在醫手妻孥遞病歲告凶事謀
生無良內外坐困因循抵今敬先布一介于下
執事別具不腆仰溷尊嚴貴在露其丹誠居貧
亾諱而已維茲日至廣振施節居起以道微陽
代伎賈鳳遺子馬

棄妾賈鳳敬白子馬子馬子不憶螻蟻之役乎
軟血于盤酌酒于地鬼神上下共蒞斯盟卿族
間右未有妾輩充在後房語曰毋爲福首毋爲
旤先以用婦言破卿門戶是旤先也過在妾矣

迺其時雷霆震驚不及掩耳單苻婁趣急于鬼
伯狼狽道周猶豫彌歲子馬居亾境內之修行
亾出疆之導旣委諸塗又發我笥當門狂犬信
信反噬卿獨何心而至此極乎湖上舊居鱗蛸
網戶魑魅屬垣追繹驪端皆成別緒青蠅歎詠
緣枳棘以生讒彩鳳空名知羽毛之見累夫巨
虛負戴周周銜尾腐草逢時能化獨活無風自
搖妾誠婢獲含齒蒙髮豈異于此長君俯存平
生操舟遙詣把臂欷歔興衰躑躅可謂仁心爲

質久敬不衰而卿是其家弟酷似難兄鈿車旣
宵瑤華竟乖始冀還珠永言賜玦嗟乎亾著哭
野遺屨卻步敝帷不棄微劔是求子馬子馬茲
意蔑矣故者故矣新者新矣日月逝矣嗟何及
矣終風且暴笑怒不常枯水一覆東西各逝斥
女棄妻義無反顧貽書決絕勿復爲煩

答吳汝州

廷承長者也迺令眉語口柔而干一世好乎獲
上有道不必憤而裂冠居身有則不必化而繞

指消息天行以永終譽

荅王汝中先生

奉諱載期壯心都盡賁亨罔著允塞未能徒以
取陰蟬鱗懸贅天地而已往承門下暢指于良
蒙來教引端于華實敢不稽首載諸佩紳

荅于登兄汜水

以兄其才臨十室之邑則所謂隋侯之珠而彈
爵也其風土凋弊盜賊滋有政不可易御之繩
束急則絕烹小鮮而攪之則糜願惟三思

荅西亭中尉

先師數千祀筆削之典六藝身通如游如夏當
其世輒不能贊一辭而君侯抽其秘騰牖其蔀
戶揭日月而中天縣之國門與副在名山千載
一遇卽令鄒枚肉而賦修竹應劉起而詠夫容
故未嘗不豔稱之以茲揆昔有慚大雅惟君侯
愛齋精神進七箸儻許執鞭弭而周還中原願
以異日

與仲舉弟

吾家自家大人而後影纓委佩不爲無人然以
翱翔天路鼓吹皇家則在此舉矣足下秉性端
醇循志挹損必不如近世以富貴驕人氣焰凌
物尚願足下卓爾達觀超然玄覽毋見笑于北
海若儻能登在木天優游黼黻幸甚其次爲郡
理或令一邑理郡使法不勝情足矣令邑如主
婦治家米鹽醯醢並自手出尊公殊以足下文
弱似欲足下從博士起此雖用違其才亦足蕩
滌世心茲誦長易前輩名臣多繇發軔駸駸公

輔舉足可需此所謂宰天下者能遺天下者也
裏言如此雅意云何

又

吾家季豹實負奇而坎軻不遇其近跡孟浪政
以有托而逃僕婁中旣難壯心耗矣近亦從此
中稍覓生路大丈夫不雄飛萬里便當極情酒
肉以樂死爾安能鬱鬱作兒女自好乎僕少頗
恠誕盛氣肥腸謂人世事無不可爲迺今無一
事可令僕爲者意量如此固且自憐足下嘗中

好僕僕何足好勉旃願以好僕好天下士之負
奇而坎軻不遇若季豹者而已此足下用肘足
時也珍重珍重

荅汪仲嘉

千秋大業諸君善爲之景升嘗半面南都故是
後來一儁令諸君爲金城湯池必無可攻之執
僕心死灰難復難矣諸君宜專意東不必以僕
爲慮也

荅張僉憲

唐表石室集卷三
公迴翔臺臬亦既有年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蓋
淵乎至人焉山東襟海負山猶稱百二文事武
備氛祲晏如昔所誦以爲萊人不敢加兵者則
見今日往聞玉體在攝固知神明所相戩穀方
來迺適符矣遙承手勅儼若面譚苑結寔繁何
繇抒寫別教百世之業亦百世之感也大拜在
期良時難得幸公其始終之

與王長卿

聳新都有長卿者慕司馬長卿而襲其字如相

如之名相如也則足下其人乎僕嘗兩帆于湖而皆以問藥至不暘也遂未能晤足下信陵君方賓趙日尋干戈猶與毛薛時過從古今人不相逮矣僕江東豎儒也用今不諧繆意乎古有所結撰彊之副墨三序僕所自引過者也併漢魏詩序一首往足下倣摸率更殊稱冢嫡臨池之餘游興及此

與劉長欽大理

明公崛起熊封提衡鴻采和璧白珩允稱大寶

方城漢水實在式靈亦且惠厚自天禮卑法地
備南州之冠冕作後來之領襲若偉長文質君
子公幹卓犖偏人擬之今日非其倫矣鼎祚江
東陳人也受性無術狂簡失財固非門下所不
足者也猥辱嘉招繆叅末座白日弛馭猛燭鬻
明清醜罄歡敝裘代質引西京之麗賦擷六代
之流風當是時也陳公失尚書之期孟孺忘同
產之服威儀虧替言笑晏如殆不知樂之難常
者矣小草本不足存私惟駢拇枝指嚙之痛鈞

不忍盡斥比者諸君彊以菑木益覺增繁劉公
當今皇甫也然安得三都其人者而儼然序之
卽累人倫之鑒適恢長者之度而已公迴翔法
署亦既有年玄武湖蓮花無恙鍾山峭蒨行來
偈人賢公子風氣日上翩翩足樂也得無忘周
南畱滯虜弦望有時勉旃自愛

荅陸無從

家叔季豹頗多白眼禮法所讐足下方之步兵
乃其倫矣把臂入林亦稱快事何必動慕古人

邪正以世黜叔夜濬沖之流耳

荅李臨淮

迺者君侯之車騎儼然臨之升堂載拜爲義盛
高而僕兩掃門于君侯駕未及効也其最後邁
君侯之小隊于清淮相尾而來及造門馬鳴蕭
蕭袞衣猶在望也典謁已逐客矣漫滅之刺竟
無所投因持意氣而過西寧劇歛滅晉叔齋中
步而歸挾其所絕幸者西寧無難色也凡僕所
以來者非有他亦欲升堂載拜以報君侯而已

以君侯之高誼豈肅容而不下堂者不聞煬竈
之說乎一人蔽衣而立則一人不及見矣僕江
東賤士直虛得名何所足裨于君侯惟君侯海
嶽不讓涓埃耳手尺婁厯曷異虛左惟是亾兄
有女僕以千金裝遺之雨雪兼程始能及事遂
負雅懷雖有唇舌不能饗五侯之鯖僕不及君
卿明甚業與諸君約度除于此必不敢以典謁
之故終自遠于君侯昔人言之大將軍有揖客
顧不重邪

與松江徐司理

鼎祚載拜致書司理檢吾徐先生閣下執事手
三尺李吳泖之間明刑弼教名隆隆起凡在隣
壤莫不餐風飲醇藉以揚聲標蹟屬者攝典學
之司儼然而臨敝邑敝邑之士側弁而哦投袂
而作其有不願在下風承此厯問鼎祚駑鷥卽
執事是役也無之九牛一毛有之加彘雁于
渤澥損益之數何所當焉前月晦日奉觀察塞
公書知嘗首舉鼎祚于左右鼎祚伏思左右者

不嘗或以鼎祚嘗陳乞觀察是以鼎祚爲陽鱈
之迎而觀察爲巨虛之負又或以鼎祚朔而車
輶璞而鼠腊石中表玉羊質虎文是重傷觀察
之明而熒惑左右之聽鼎祚不佞羈貫以來諷
頌百氏上自包羲下及昭代竹書所紀汲冢所
藏羽陵之簡二酉之笈靡所不擘幽而潛冥律
氣明而會通典禮鉅而名灑兵墨細而枚卜經
申九流同貫七略殊源靡所不學從橫文賦遊
戲詞譜載之碑版授之副墨三十餘萬言誠不

雅馴略有所具自謂覲清夷之時遭神聖之主
可以一割自効脫穎出囊命也不猶迄今垂壯
食粟而已執事于邁而西有能紹明先世緣本
詩書何嘗不慨其在斯舉而必先然而執事亦
見敝邑乎風脆氣薄水不勝土多麻茅梨栗之
入爾在昔觀察行部習知其故庶幾一梅生者
繆足當于執事迺其推擇鼎祚也固爲鼎祚要
爲執事鼎祚四對于京兆不見收數十試于有
司故未且不在高等席門堦戶廉靖甘守故豈

如輪困之木先容于人玃珠之積飭以翡翠者
哉而今則事有不諧行與病會雖然鼎祚卽病
若執事前所按諸士者鼎祚不崇朝可辦也而
固逡巡不前政恐鼎祚之私衷一不直于執事
旅進旅退以衆人云耳則非鼎祚所能也昨之
丙夜學博士先生口傳盛指俯存下體詢其所
繇軫其在遠鼎祚稽首捫心皇荷無量卽不逮
步武堂下北面負墻何異湜泚酌以饒饕桃梗
被以文繡乎近者門庭多故喪亂相尋敦面色

土決踵絕纓死灰不然下流難處觀察往以佚
俠之氣編摩之才遂辱題目夫長翮狃于橫颺
深泉羸于短繙焉知來者已不如今嗟乎日月
有昭寢以馳矣狄水旣衍風揚波矣天下如一
欲何之矣人皆集菀已集枯矣吾聳之有知而
不舉有舉而不知士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
夫與其舉而不知也無寧知而不舉執事知鼎
祚矣卽不舉可也第惟執事方未西業耳有鼎
祚矣八絃恢恢而多黃口高臺峩峩而多中駟

范冠蟬綏見祥不祥此鼎祚所爲血脉僨興口
張而不喻者也儻執事不以諸生之賤繩鼎祚
而賜之燕閒尚能亂炙輠之高譚術非馬之雄
辨聳未聞于陸賈見所見于嵇生知觀察之有
其舉之非以勤私鼎祚之以其舉之非有固請
則可抱只尺之義終矣其以鼎祚之二三其德
以退爲進而廉賈五之者虜必不然矣敢披腹
心盡布之左右且肅鳴謝主臣主臣

荅王長公元美

鼎祚宜以身事先生之日久矣今日而始修謁
先生鼎祚非人哉伏辱霽顏啟關賜接沃以玄
酒假以霏譚卽沒齒夫子之道爾何物歸興寧
能驅人實念腥膻之人清都真府非可久恩廼
爾引退馬首旣東裴回五里自顧此身復墮雲
霧鼎祚誠不肖未嘗游大人以成其名一縷私
中所鄉徃先生者神明可質死生無它今由婁
上且去矣倘不獲先生片言載之與俱近何以
重一介行李遠何以垂示來葉竊慙懣而內傷

故敢具薄蹠畱一騎以待命左右惟左右者哀
其志有所以命之先人與其骨朽矣而其不朽
者恃先生在豈惟不肖鼎嘉此明惠先人有知
搏首稱荷日月經天江河不廢幸先生時進七
箸輔精神以道春飶執役有期臨風三祝

與沈箕仲法曹

鼎祚燥髮聳東海之上材識淹茂博物經通有
執事者良以畱域阻修言燕蓼闊托思晨風何
繇假翼辛巳之秋奉尺一南也下賁蓬樞惠存

蔬壤披襟展分若已再承執事爲世宗鏡後儁
所皈自顧非倫而膺來美比小人有母醫祝倉
皇執事亦策及國門見迫期會削牘片言冀酬
明況中卽奉諱延息草土未幾而君典奄忽令
人腐心骨且未寒索逋踵至珍弄異處蛾眉去
帷餅罄壘耻芝焚蕙歎以今方昔想有同懷敝
草具奏一部徃所欲獻臚列于篇儻頰循前施
深惟相瞽之義其幸教之刑書多晏翰墨間興
虛耳德音指南是式

荅麻十洲戶曹

弟直畜牧人胡敢與朱公比跡汗漫湖上略爲
近似同載有人故足自老迺猶間關犇走圖報
計然且爲時晏閒公等臥理之卽有七筴適增
繁爾足下使于淮陰此固韓王孫所嘗乞食處
嗟乎塞則葶子通則徹侯英雄何常酒杯蟹螯
安足了足下足下方當昌越而相齊五湖一曲
以待它日將惟蛾眉已霜不得新捧心者爲恨
也一笑

荅廖太公

伏惟台臺履義歆醇縹纓委佩極淵雲之雅致
握井絡之玄苞屬者股肱予郡寵出虎符童稚
从公迎先竹馬鼎祚一介之士也圭竇自掩柔
翰是將雖有虛聲非其允蹈仰辱台臺拔彼儔
伍之中收諸宮墻之末昔吳公爲雒陽召置賈
生仲舉守豫章引車孺子方之今日詎美前聞
顧惟樗朽之材雕幾莫具駑劣之質鞭笞不前
上孤造物之裏下慙誦惠之指繇頂至踵無非

戰過所以見斥以來踣躅路歧逡巡歸計良渺
面目羸于交戟之前爾竊聳之與不期名期于
當實報不期勩期于殫心鼎祚近藉甄陶遠循
先緒庶幾夙夜益勉朝乾而已謙光下濟賁藻
遙臨飭之筐筐助其資斧鼎祚順風長跼捧誦
回環溫若陽春潤如湛露榮逾鼎重感切冰兢
嚴諭祇領先奏主記嗣再具草圖塞成命

與麻戶曹

比報足下書嘗以偃蹇是役今果然矣諸公能

日相尉藉不作俗腸遂畱滯此此後讀書課子兼以飲酒足了吾生虞翻言之使天下來世人知我死復何恨豈以梅生至與草木同腐朽而已後有子雲必有知子雲者足下卽不能不爲弟扼腕計亦不河漢此言也石頭距淮止衣帶水一輦可杭足下牀頭長有苦蒿乞一二尊故是前書所約也

荅新安高使君

明公粹岱宗之靈璫涉洙泗之文淪列省分符

緣經飾吏比且班先執玉登在赤墀晉爵賜金
緹車屏蓋出而良牧入而上卿黃山白岳之間
故明公之潁川渤海爾遑者先大夫繆用職事
獲爲役于名藩泱泱東海實式承之而廼有明
公重叅鼎呂望著龍光因受上賞之名藉脫蔽
賢之過何敢貪天以爲己力乎明公篤厚不遐
虛懷下濟篚筐賁飾翰諭春溫鼎祚弓冶之餘
典守筆札數與材構淹抑固宜安能馱策浮榮
垂業不朽若明公所見彌者也翦綬良至駑力

莫前矢當範我馳驅不至竊銜僨轡庶免以克
循勤施而已濮廣文先生行迫報命遂稽茲敬
顯力附將不腆上塵清燕于時倌人戒道惟益
綏台祉永膺天錫

奉蹇大中丞

仁公貫并絡之躔精挺峨眉之甲秀明惠永胙
良弼式占比者海波不揚吳風是竟方將頌甘
棠于分陝怵時雨之來蘇而大中丞之 詔且
下矣三輔神臯九邊重鎮南國襟喉之寄北門

鎖鑰之司先後一季並屬左右行當徙王庭于
漠外繫虜頸于闕前使胡越一家煙火萬里功
鐫五釜階進六符故大丈夫逢時効智身名俱
泰者之所爲抑亦判剖以來國家所未有之快
舉者也鼎祚不佞雕蟲末技忝廁騷壇彈鋏餘
生累遽幸舍會日貞珉示遠勒班氏之銘文露
布宣威代阮生之書記儻陪后乘庶畢微長不
揣蕪辭用恭饒吹至如銜鮑子之知我感伐木
之嚶鳴何嘗不載肺腑發諸寤寐者哉仰惟益

綏台履茂保天申莫旣鴻私曷勝雀躍

與林憲使

歲往水德適以南轅投明公之幕下明公祛袂
而起策及國門沃以霏譚饗以饔湜遂令幽芳
發于窮林羈懷曠于在遠卽明公循牆自牧游
亦有餘故能遐邇不遺鉅細必舉鼎祚卽有腹
矣何所饜于大君子之心無亦寘通家于問禮
踐剖宅于遺孤以自暴其厚光示來曆云耳今
且復南矣惟起居是勞不敢摳衣敬遣蒼頭薄

申丹欵統幾崇照

荅汪仲淹

居常以足下病殊念之得手書幸而成蹙足下
有尊足者存何嫌蹙也它日過宛上正恐家姬
必笑不抹死于其頸耳秦淮久滯黑貂敝矣跟
蹠西歸問舌猶在雖以雕龍炙輶寧堪困我然
董董相當安得令丘嫂施帳爲小叔解圍邪章
臺業付鏤人方十許折先寄左右其次致曲司
馬公固是雅謔將請少評之未敢也白榆之社

不減白蓮又何能鬱鬱居此吾亦欲東耳司馬
所勤施于弟不啻足矣年來汗漫寄于四方疏
節已極卽置百口適增煩耳雅懷見及投以簡
珠凡杖之賜復何踰此倉卒附塵一刺扇頭近
作幸足下致之南中送嗣宗一歌因懷足下併
往

與詹侍御

自明公去邑爲臺中則臺中風生而邑多餘潤
夫沈淵爲陸冀之未然蔽芾甘棠久當自翳何

如宛水豐碑等敬亭于峴首新都麗藻列有道
于中郎卽明公鼎望漸隆泰階馴歷功鑄鼎釜
名勒旂常而所稭桐陽之遺愛并州之故鄉則
不腆敝邑也明公方按兩淞鼎祚適客吳中三
泖五湖並屬賜履故以威先霜負仁溢春温矣
東歸居頃趨役于南將擬一叩絳騶龍子之國
而明公巡行未竟遠自引嫌聳且報命有期矣
不識交戟之內容狂生長揖否耳

又

明公之往蒞敝邑也惠若條風濡若膏雨凡含
跂喙咸屬豫休至鼎祚者輪囷失度瓊屑無奇
拔諸儔伍之中置在國士之末披肝示素抵掌
授玄夫禾穗明首根之義狗馬務施報之情卽
有胸無心亦安能佺佺悠然路絕者也直以數
游汗漫寄于四方一歲七奔尚不皇給豈徒斷
足府寺亦且罕面里間及明公之建節而東也
嘗于吳門一奉手敕神志飛越寤寐交馳仰計
憲臺簡峻斧鉞森嚴而浙又多口之地敝邑接

踵之隣不敢跳身用塵清燕庶幾仰體綱紀之
懷俯循蓬累之分所謂跡雖遐而心則邇事若
違而道則成者也而鼎祚鄉曲之間身處下流
衆咻所集性復肆姐群妬易蜚所以鼎祚由南
以歸去市樓巖穀生爲皿非鬼非食纓約帶餘
故恃明公見洞垣方慈漸天潤使孤杜之生可
無立槁而假蓋之短猶足覆藏耳况以明公鼎
呂益隆笑頰加愛彼未接于鞭弭莫不承聲而
長價數轍而合蹠而鼎祚固竊忝嘉招于左右

矣迺反擇其疎逖而因失其所親夫豈物情也乎上有皦日下有白水中有明公冀三分而垂鑒之今所陳者誠爲額額但念士不當負知己而背德者不祥貴自明其丹款而已蓋非必牙獸之戢順言鳥之告驩也儻非鴻度朗識如明公鼎祚將盤水加劔之恐後而又何敢綴虛文于無實類繆恭之未將也佗日借宿名于槃戟撫舊遊之山川則匍匐道周顧瞻袞繡旦夕可期也

又

明公忠爲令惠質本仁心噓吸則寒律剪春盼
睽則陳根生色永言無斁久道益成不腆敝邑
父老子弟竊儉茲典用寄式瞻旣足爲后事之
師亦少徵三代之直甫成而闔境內外予鼓女
舞衆歌且謠皆所以露其驩欣致其推戴盖有
言非一跡情適厥中者矣鼎祚往勤翦拂良荷
提撕繆以里人之屬聊充乘韋之先所媿卑微
無能揄暘伏聞台從振旆還朝望繡斧之在遐

儼惠文其若對長跼數行臨風神駛

荅周使君國雍

鼎祚雖交游半天下而爲役日淺爲知日深則
未有如我公者萬里一書三時甫達顧瞻靡及
言笑宛如殆有喜劇而悲臨風泫然者矣至讀
都門寄篇情見乎詞聲叶于律且以嘉陵之靚
深峨眉之嵬秀夾輔鴻筆垂意麟經寔足羽翼
素臣豈徒鼓吹元凱公方薄書糾纏徵發繁苛
而獨評倫古昔豐豫丹鉛非以兼材曷克臻此

鼎祚東首之行遂歷旬月五湖一舸同載有人
少願盛氣肥腸亦欲藥時効一割之司不則奉
身畢柔翰之業進退維谷今皆已矣迺惟寄情
酒內混跡俳優因本故實爲傳奇譜之樂部卽
無悞矣能不使周郎顧乎此霖雨所以發響于
鍾期而良馬長鳴于伏櫪者也月俸厚斂卽付
酒家一醉望井絡之間白雲英英神與西往

與張侍御

壬午秋鼎祚方倚廬而明公有闡中之役是時

鼎祚又且病疽也既竣則公回馭而西矣已而
燎原之火玉石俱焚三面之羅鳳麟莫揜念公
端居多暇翰墨雲興青城峨眉咸在宇下闖作
者之藩籬宅僊聖之所府故大愉快矣昔人或
擔簦千里或扶策五嶽既酬知己亦足壯遊鼎
祚近違渡江之興遠負浮湘之期引領徒勞捫
心知愧以公之材詘于用必羸于年鼎祚甫壯
遲我二十年而昏嫁畢耳將犯白馬之危濤尋
青羊之舊肆與公抵掌陶陶永夕其無以來何

暮乎萬里一書臨風惘恨

與朱方伯

自明公之繇西而晉又西而蜀也五年于茲矣
旬宣之寄盤錯是資西人亦不得久臥轅下矣
敝草率成辛壬之際仰藉鴻名庶稱驥附及竣
讀之殊用內愧是後鼎祚方再予寧又多家難
雖壯之年意興盡矣因而浪跡五湖扁舟同載
將如公家朱公故事耳明公其霸越而相齊也
尚畱一曲以待功成公入關以來引綏多暇麾

翰如雲所爲副在通都者願敬承之東南隩區
鎬豐天府儻借聲節填則長揖交戟之內重修
布衣之飲卽可期也延注延注

荅桐陵余初伯聿雲

圻西蓋四名山其一黃山其一白岳一在仙境
爲九華而敝邑敬亭最稱著敬亭培塿耳僕恨
未一陟九華故以有兩足下而知九華勝矣尊
公題才 肅代去近就遠名實曠然足下嚶鳴
筵羽良在庭內將使朗陵之德星再聚平輿之

二龍復生迺猶咸受虛懷謙光下濟飛箋風布
揮藻霞蒸且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太夫人陰
教備修煌煌再命彤管之役豈乏其人而顧徵
及葑菲之詞繆爲首歌之好僕不佞私守先緒
妄竊薄聲感翕舌之南箕慙揜口于燕石少時
以吾數郡廣亘千里蟬聯鼎盛而卒未有顯焉
獵鴻裁之豔尸牛耳之盟中頗恨之亦欲不自
揆分擷九咳之精英擴百世之幽憤而材與命
選業以遊廢壯心漸耗家難荐膺今皆已矣所

爲足下屬者莽蹠具載用塞成言幸無奏之瓏
上青松瑟瑟白楊蕭蕭此不足當萬籟之一也

荅俞分水

仁兄上苑佚材名區製錦惠如甘雨穆若清風
遂使上下咸宜華實並茂行且破拘攣之恒格
登雋異于中臺所爲君子蘭芳無適非好永言
白璧久而益光者矣不佞弟夙承望宇每藉推
衿鳴跂稱驩殆深倫伍惟是年來汗漫什九于
游竟成疏散之譽似有雲泥之隔耳藻翰見放

嘉儀併錫回環彌日燕笑在懷故非仁兄長厚
不遺當彼簿書糾纏徵會繁苛曷繇及此即以
有胸無心敢不載佩